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紅樓幻夢
第二十二回 誕雙生千人湯餅會 膺一品五世綽綽恩

話說怯花祭雪這夜，黛玉、晴雯同寢。次早起來，晴雯穿裙納履，看見鞋子沾了泥，鞋尖上又染了青苔，叫聲「噯呀！可惜了。」黛玉問：「可惜什麼？」晴雯道：「鞋子費了許多工夫做成，才穿一天就弄髒了，實在悵煩。」黛玉一看，笑道：「你這鞋子該應要髒。那夜二爺拿了一隻，又拿了我一隻，把那對羊脂玉合歡杯斟了酒，擱在鞋子裡吃鞋杯。我怕潑了酒，弄髒了，只喝過一回，我就奪下來了。早知如此，寧可使這五香蓮瓣裡面醉酒，略雖於外面污泥。」晴雯笑道：「咱們這些東西，二爺很留心把玩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我的東西，他格外留心。你這鞋，那夜雖做了杯托，卻是一點沒有弄髒。今兒沾了苔泥，就洗刷出來，顏色都要差了。」晴雯道：「因為這麼著，我很悵呢！」黛玉道：「你本來愛潔，穿戴的東西合我一樣，很乾淨。你是日裡掘土埋花沾了泥，夜裡拜墓後，從草坡內走上船污了青苔。人已哭乏了，鞋又弄髒了，這也無可如何，只好罷了。」晴雯道：「我近來懶得拈針，鞋子原有幾十雙，這要算副尖兒，我最愛的。」

黛玉道：「你不必悵了，把我昨日穿的那雙給了你穿。」晴雯道：「斷使不得，奶奶那雙比我這雙更精，輕易穿了可惜。」黛玉道：「你這雙比我那雙更細，可惜髒了點兒，收拾出來還好。」一面叫丫頭將鞋取出道：「你就穿了。」晴雯道：「奶奶的鞋雖多，這也是副尖子，怎麼給了我？」黛玉道：「我還有好的。你可知道？前月針線活計上來了一個姓薛的，說係薛凌雲的後人，繡的花很鮮明細巧。不如把你這雙鞋拿去，叫他一樣做兩雙，你一雙，我一雙。如果做得好，你我又省了許多工夫。」晴雯道：「奶奶這雙鞋，我實在愛穿，又捨不得穿。」黛玉道：「我這鞋也只配你穿。你竟穿了，索性把昨日那套翠衫裙穿起來，待我細細賞鑑賞鑒。」晴雯道：「奶奶也照昨日一樣妝扮，給我細細端詳端詳。」於是二人梳洗妝飾如昨，坐在炕上兩相對看許久。黛玉道：「我越看越愛，捨不得你走開了。」晴雯道：「我望著奶奶，不知要怎麼樣才是的，心裡的愛處說不出來。」此後兩人同起同坐，同食同眠，兩相愛慕，寸步不離，儼然憐香伴一般。

再說輕雲將晴雯的鞋收拾乾淨，拿到女工那裡，交把那個新來姓薛的做。管工頭兒周媽連忙接去，細細交代了姓薛的，這人說道：「我們家傳繡法已頗去得，到了這裡，看見寶二奶奶、花姨娘、南郡主、柳二奶奶四人的針線，甚是詫異。若加工做成，打比起來，還可勉強衝得一下子。這北郡主、吳姨娘二位的神工仙手，我們萬不能及。只好照這樣大段不差，還怕不能得夠。」輕雲道：「盡你的手段通使出來就是了。」

過了半月，鞋做成工，輕雲來取。薛媽將鞋拿在手內細看，只見鴛鴦、玉釧、平兒手挽手，嘻嘻哈哈一路說笑走來。玉釧問道：「這是推的金蓮套子？」平兒道：「不用問，是晴妹妹的。」鴛鴦問輕雲：「可是的？」輕雲點點頭。又見彩雲、玻璃、裴翠也來了，彩雲接過鞋來細細的看，只是「咕咕咕」的呷嘴，一面說道：「真正愛殺人。」又聞聞說道：「好香！」平兒笑道：「你拿去當香包子掛罷！」彩雲問輕雲：「你家奶奶、姨娘們的鞋子裡裝的什麼香？」輕雲說：「我不知道，問他們做的。」周媽道：「咱們做鞋，方子不肯傳人。」彩雲拿著只管把玩，平兒道：「你也看夠了，到底也給我瞧瞧。」平兒接來也細細的看著，問周媽道：「他們這幾位的鞋可是一樣大？」周媽道：「二位郡主、晴姨娘、紫姨娘、柳二奶奶五位共一個樣子，沒一分推板。」鴛鴦道：「四姑娘評定了各人的面貌，鼎甲已分。各人的腳大小沒有分過等第，咱們今兒倒要評評，也定個甲乙。」

只見彩雲又拿著鞋看，低低對平兒道：「他們這五位的金蓮平正尖小，直底兜跟，纖纖一握，實在可愛。只怕寶二爺、瓊大爺、柳二爺天天夜裡要夯在肩膀上玩呢！」平兒笑罵道：「你這蹄子少混心些，怎見得寶二爺們是這麼樣？取則環三爺天天是這麼玩你。」彩雲說：「難道聯二爺合你不這麼玩嗎？」平兒趕著彩雲要擰嘴，鴛鴦攔住問為什麼事，平兒一面告訴，笑指著彩雲道：「這蹄子以己之心度人，他是這麼的，估量人家也是這麼的。」鴛鴦笑道：「只怕他這雙半銅半鐵的蓮，環三爺夯兩回就要膩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怎麼他係半銅半鐵的蓮？」鴛鴦道：「三寸曰金蓮，四寸銀蓮，五寸銅蓮，六寸鐵蓮，七寸錫蓮，八寸鉛蓮。才剛我說要將各人的腳評個等第，周媽將大眾的鞋樣都拿給我瞧了，大小比並都明白了，他的鞋樣五寸半，可是半銅半鐵的蓮哪？」平兒聽說大笑。

彩雲道：「我因為愛極了他們的腳，說了句玩話，你兩個就編派我許多混話。我只問你：才看的鞋子什麼尺寸？」鴛鴦道：「我才量過，只三寸半。」彩雲道：「古語三寸金蓮，原來他們不止三寸。」平兒說：「你不知道，三寸太短了，反不好看，要取達三寸半為第一。」鴛鴦道：「是極了。女人的腳不可大，也不必太小，都要尖直周正為上。」平兒道：「你才將各人鞋樣瞧了，分出等第沒有？」鴛鴦道：「這事我倒不用費心，周媽撥派定了，分作五個夾子。一等是先前說過的五位；二等是你合襲姨娘、邢大姑娘、紋姑娘、綺姑娘、香菱姑娘、雲姑娘、四姑娘、三姑娘、佩姨娘、偕姨娘、琴姑娘、寶二奶奶；三等人多呢！」平兒道：「你定是三等的尖兒，再是誰？」

正說著，忽聽玻璃、翡翠二人拌嘴，鴛鴦、平兒忙去解和。翡翠道：「告訴姨娘們，評評這個理：他們做香睡鞋，我問是誰的，他們說是襲姨娘的。我看這鞋尖小周正，只有四寸旺，也實在可愛，我只說了一句：『咱們也做一雙穿。』玻璃說：『你在這裡扯臊，襲姨娘穿這鞋子，有寶二爺賞鑒，你穿這個結論瞧呢？』我白說一句玩話，他就認真的糟蹋我，我斷不依他，撕他這油嘴。」鴛鴦道：「罷喲！我有個調停：倒做雙香鞋給他穿。或者誤打誤撞的，碰著寶二爺賞鑒他，也未可料。」翡翠道：「他專會說人，自己也不想想。他常合我說，寶二爺如何好，瓊大爺如何俊。他心裡迷了，反來編派我。」玻璃氣得面色要白，說道：「這些話不是我一個說的，合你兩個說的。」二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各不相讓。玻璃道：「現在那一天，你合我說寶二爺望著你笑，這再是你自己說的。」翡翠道：「寶二爺沒有望著你笑嗎？你自己賤人心虛，不說你想寶二爺罷喲，犯不著妒人。」平兒拉了翡翠低低說道：「你說合個『妒』字來，不是你自己畫了供嗎？」翡翠臉一紅，說道：「不合你們嚼舌。」一溜煙走了。鴛鴦笑向玻璃道：「你兩個為什麼爭風？好好告訴我，替你們圓全。可知道寶二爺很看上你們兩個，只要我在老太太跟前說了，也把你兩個給了寶二爺，同咱們一樣，可好？」玻璃道：「別拿我開心，我要去了。」正待要走，鴛鴦一把扯住：「我問你的話，到底怎麼樣？」玻璃用力一掙，仲脫手也走了。

鴛鴦問周媽：「做這香鞋的共有多少？」周媽道：「有十幾位，總以四寸旺、五寸內的為卒。」鴛鴦點點頭，玉釧道：「我才瞧見定位新來的代我繡的裙方實在好，我那袖子多早晚有？」周媽道：「早已起了工，四五天就有了。」平兒又問鴛鴦等第的話，丫頭來說：「老太太立等鴛鴦姨娘說話。」鴛鴦匆匆而去，各人亦自散回。閒言不表。

下去天氣炎長，黛玉同眾姊妹時常敘會幾處園中消遣。光陰易過，將近重陽。一夜，瀟湘館院裡奇香四散，正當黛玉臨禱之期，賈母、王夫人、舒夫人、寶釵、晴雯、紫鵑等，以及通家上下男女，人人經心備辦這件喜事。次早，初八這日，異香滿室，原來竹林中又開兩朵竹花。大家見此祥瑞，無不喜悅。

及至黛玉晚間臨盤，一切早已安排停妥。賈母、王夫人、舒夫人在裡間房內，只寶釵、晴雯、紫鵑並兩個老手接生的、一個細巧潔淨的媽子伺候，不用多人嚼雜，寂靜無聲。奈黛玉初胎痛苦，雖不肯喊叫，而呻吟之聲人亦怕聽。寶玉在外間搓手徘徊，撓腮搔首，踱來踱去，無計可施，嘴裡唧唧噥噥，似乎總叫仙姑護佑。忽聽黛玉高聲叫道：「噯喲！噯喲！妹妹，姊姊，我疼死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把帕子緊緊咬著，不要喊叫。」外面寶玉叫道：「姊姊快些出來，合你說話。」寶釵出來道：「你何苦這麼驚慌？橫豎不妨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可憐妹妹這麼疼痛，你想個好方子救他一救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又說傻話了，你儘管打戰做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你瞧瞧我頭上、手上，冷汗冒水似的。」寶釵忙用手帕代他揩抹，伸著兩指道：「這是第二次了。頭裡為娘娘面試做詩，急得滿頭大汗。這會兒是急出來的，嚇出來的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心裡又疼又怕，又急又慌，又迷又亂，不知怎樣才好。」又聽黛玉叫道：

「我再要死了。」寶釵三五步趕了進房，寶玉跺足道：「怎麼好？怎麼好？呵呀！我也要死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二爺把耳朵閉著，不聽見就不怕了。再要怕，走到屋後去，更不聽見了。」晴雯出來道：「你好不懂事，二爺心裡疼的可憐，這會兒恨不得進房去，抱著奶奶，代他疼了才好，如何肯走開呢？」寶玉道：「真正我的心事，惟有你知道。」忽聽房內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！下來了。」寶玉忙接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！我放心了。」連忙看鍾，走到子末。又聽房內說道：「恭喜老太太、太太、奶奶、姑太太！是位千金。」大家又在寶玉面前道喜。寶玉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只要人平安就好了，我也夠了。」寶釵出來說道：「你再可以放心了，躺著養養神罷！」寶玉又叫晴雯。寶釵道：「他合紫妹妹兩個在床上調換著，妹妹要靠著他們坐呢！」寶玉道：「很是的，我正是告訴他這句話。」

大家歇息了好一會，晴雯倚著黛玉閉目凝神，突然又聽黛玉一聲叫喚：「噯唷！肚子裡又疼死了。」晴雯將黛玉肚子一摸，說道：「還有一個，只怕又要上盤了。」接生的模著說道：「果然還要上盤。」於是眾人重複忙起，寶玉又抖粉似的說不出話。不到半時，又產了下來。接生的喜動顏色，說道：「真正大喜的了不得，是位哥兒。老太太、太太、姑太太、二爺、奶奶們的大喜，咱們的局氣好，要加倍領喜酒了。」收拾之後，黛玉仍靠晴雯坐著。寶玉向賈母、王夫人、舒夫人磕頭道喜，大家又向寶玉同黛玉、寶釵等道喜，上上下下，登時道喜的擠擁不開。

天色大亮，傳信到內外各處，賈政喜極，賈赦趕過來，彼此道喜。賈赦格外喜逐顏開，同賈政道：「外甥女兒因為他過於生得好了，俗說好花不結子，我怕他難於生育。今兒倒生下雙胞，而且女先男後，乾上坤下，順利吉祥。今兒日子又好。去年館竹開花，已經預兆，聽說前日又開兩朵竹花，芳香滿屋，這兩個孩子必定非凡。」賈政道：「大老爺這麼褒獎，但願如此才好。」少停，賈珍、賈璉、寶玉、賈環、蘭哥、賈蓉，都來道喜。一會兒，賈蕃、會、芹以及族眾大總都來了。

賈赦道：「咱們家裡這算件最大的喜事。年來虧得外甥女掌了家，你們都該知道，合族中的人誰不很沾他的光。」賈珍以下，人人都答應幾個「是」。賈赦又道：「老太太喜歡極了，必要大大高興，二老爺也要大大高興，才對得住甥女兒。」賈政道：「我的喜歡竟難說了，自然要大大高興。但是我向來古板行事，不合時宜，又不好勞大老爺。」賈赦道：「我提調總綱。」指著珍、璉道：「委他二人承辦。」珍、璉又答應幾個「是」。賈珍道：「辦這件喜事，先要多著人往各處買蛋，第一要緊。咱們南邊的例，凡屬戚好都要送蛋，約有千餘家，都要送雙分的。一家二百，攏共攏兒也就不少了。洗三之後，擇日請酒，幾處廳上戲席，夜間幾處園裡燈戲。但是各處地場太多，一切清音、雜耍、攤簧、梨簧、大唱、小唱，都要叫來伺候。」賈赦道：「很是的，就這麼辦。」賈政道：「熱燥很了，只怕沒許多人手照應。」賈蕃道：「孫子們現有幾十人，還有伙計們很多，叫來幫忙也使得。」

賈珍道：「但是一件：寶兄弟雖生過頭男長女，此次係林大妹妹親生嫡養的長女、頭男，且係雙胞人瑞，大家賀分定要格外從豐，與上次大大不同。即如族中各人的賀分，非比上次袍金八兩，多至二十為卒，姪兒的意思，這回賀分多則上千，至少亦要整百才過得去。」賈赦道：「你這話很妥當，必得如此才好。」賈珍又道：「姪兒自己先定個數兒，是二千兩。」賈赦道：「我合璉兒每人也是二千，不用說了。」賈政一面搖頭擺手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如何使得？生個孩子那有這麼大的賀分？不可，不可，要大大減少才像。」寶玉向賈赦打千回道：「大老爺合大哥哥、二哥哥的意思，姪兒都領了。要給小孩子許多銀子作賀，斷乎使不得。萬不得已，照上次雙加倍就是了。」賈政道：「寶玉這話很是的，大老爺依了他罷！」

賈赦道：「他的話原不錯，但二老爺合他只知說理，未及言情。這件事要體會咱們用情之處，所以凡事都要情理兼盡才得妥當。以前甥女們分財之後，我很虧他孝敬，珍哥、璉兒們也很承他資助，目前足食豐衣，並有儲積，都算沾甥女的惠。大家不過借此各人盡個情，稍為補報之意。」一面向寶玉：「你屋裡姨娘們有幾個將坐月的？」寶玉回道：「有八九個，都在這幾個月要生了。」賈赦笑道：「二老爺的福氣真正了不得。人家抱孫子，一年中不過一兩個，多則三五個，也就難得了。如今轉眼之間，孫男孫女要抱一大陣子，可是難得的福氣，今次賀分定要如此。底下姨娘們生的，不但不能如這次，比上次還要減少才是道理。」

賈政道：「好呀！這才是的。但今次銀子太多，花掉了可惜。不知共有多少？」賈芸道：「管總事的夥計有兩百人，家裡家外各處親好，約計共有七八萬。」賈政道：「收這些銀子做什麼呢？」賈芸道：「孫子所管的地方有個長豐莊，山場、田畝、塘堰、房屋齊全，共只賣六萬銀子。孫子的小兒，回明老爺合寶二叔，將這莊子替兄弟收買下來，孫子每年帶著照管，收的糧食變賣銀子，又收買附近田莊，等兄弟完娶的時候，這田莊約滾到數十萬之多。仰這項賀分滋生，庶不負大家的盛意。計算除買這莊之外，仍餘的拿來請酒唱戲，各樣花銷都該夠了。」珍、璉齊說：「儘夠了，老爺就依他這麼辦，很好。賈政點頭道：「就是這樣辦。」賈赦道：「這議論很妥當。但是買了這莊子，將來還要分作兩莊，哥兒一莊，姊兒一莊。再這件事先要回了你二嬸再辦，恐怕他另有高見。」賈芸道：「自然要先回寶二嬸知道。孫子不過是這麼想，先回了老爺合寶二叔，都要等寶二嬸下才敢辦。」賈赦道：「就這麼定了，你們先去辦請酒的事。」

外面釀金作賀，賈珍為首辦理。裡面尤氏為首，因女眷事瑣，探春、喜鸞、李紋、岫煙襄辦。上下輪分，比較上次多多加倍，人人喜願，獨有王善保家的怨苦歎辛，背地裡一人自歎，說道：「前回生兩個孩子，硬派奴才出錢，今次越發加倍了，我倒要去了半年的出息。明兒這些小老婆養豬似的一大窩子下來，我還要傾家呢！」嘮叨了一會，打了一大壺燒酒，一人自歎自喝，吃得大醉，含著煙袋打盹。那知口內酒涎從煙袋桿上淌下來，引著煙袋頭的火，延燒著肚子裡的酒，心肝五臟炙成焦炭。倒在地下打滾，口裡淌出酒來，一滴一滴如煙火裡放明燈一般，紫光翠燄，大有可觀。滴在衣裳上，又燒著衣裳。道地內外發燒，裡焦外熟。及至人來看見，久已嗚呼了。他暗害晴雯之報，至此結案。

再說洗三這天，內外道喜，送蛋收賀禮，幾府的人忙得發昏。外面各親戚、同年、契好赴湯餅會者千餘人，內裡各王妃、誥命並戚好、同年、族屬女眷亦有數百。次日彩觴酬客，夜間幾處園裡燈戲，照上年燈戲相仿。鬧了幾天，人人神疲力倦。到了謝神這日，女的取名姍姍，男的取名乾英。已前寶釵所生之女名姍賞，紫鵲所生之子名震英。男的以英字排行，女的以姍字排行。

賈府規矩：產後隔房。寶玉夜裡隔宿，日間常來看問。這日謝神後，寶玉來黛玉床沿上坐著，丫頭退開。寶玉問：「妹妹，今兒吃了什麼東西？」黛玉道：「才吃了粥，因為多了一口，胸前有些脹。」寶玉坐到床上，手撫著黛玉的背，一手在黛玉胸前按摩，說道：「妹妹很瘦了，可憐那夜聽見你叫喚，不知怎樣，疼的受不住，我又不能進房來瞧瞧，心裡刀絞似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別說了，我的命幾乎沒有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也罷！你雖然吃這遭大苦，到底這兩個孩子出類拔萃，姐兒像你，哥兒像我。人家孩子像父母的原多，咱們這兩個孩子竟有二十分像呢！還有一個理我參不透：據說人家雙胎同胞的多，怎麼這兩個孩子是各胞？都是受胎那會子的辨驗。」黛玉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：去年冬月，你合寶姊姊歇了半月，臘初來合我歇，早就睡了，那種款洽意趣，從來未有。發洩之際，我先你後，只覺你一股滾熱的精射到我那裡頭，咱們就昏昏沉沉睡熟了。一覺醒來，鍾打四下，又玩第二回，咱兩個齊泄，又昏昏睡熟了，次早才醒。想來頭一次我先你後，我的精托著你的精，陰載陽結成男胎。第二次兩人並泄，陰陽渾和結成女胎。假如你先我後，你的精裹著我的精，陽包陰，還是結成男胎。大約係這麼個理。人家一氣玩兩回的是同胞，咱們玩過一回，隔著三四個時辰再玩，自然是各胞。」寶玉道：「你這參的明確之至，一定是這個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不過妄思瞎說，究竟天地間系滅造化之機、順逆陰陽之理，豈由人測度得透的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天定勝人，人定亦能勝天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又強詞了。天定人定，不可同言而語。凡製作之事，或可以人定為勝，而生育之道，自由天命，人何能必其然？」

寶玉道：「這話很是，你且歇歇，叫人抱孩子來瞧。」晴雯忙抱了哥兒、紫鵲抱了姐兒，送到寶玉面前。寶玉把個指頭放到哥兒嘴裡，這哥兒含著指頭吮呷如吃乳一般，寶玉又把指頭放到姐兒嘴裡，姐兒呷了兩下就不呷了。晴雯道：「姐兒到底斯文些。」寶玉玩了一會孩子，再往上房來，向賈母道：「兩個孩子知道玩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也不枉我疼你們一輩子，今兒生出兩個體面的孩子，我有這麼樣的重孫，樂也樂極了。」

正在誇獎，忽見林之孝急急忙忙進來回道：「門上又有報子來了，說是老爺升了大學士。」恰值王夫人過來，賈母笑容可掬向

王夫人道：「又是喜從天降，咱們這兩個孩子真正好命，才出世不多天，爺爺就做相爺了。」於是合家道喜，又沸騰起來。賈璉又跑的滿頭大汗進來說道：「老太太!太太!大喜的不得了!欽賜了一千金庫帑，給老爺建造五世一品的牌坊，又二千修理兩位老爺爺的墳塋。這是殊恩特典，最難得的。」賈母道：「咱們家總仗著天恩祖德，子孫要盡忠盡孝才守得住呢!」賈政進來向賈母磕頭，賈母鼓勵一番，賈政唯唯而退。接連又拜客開賀酬客，朝朝筵宴，處處笙歌。

有一日稍閒，湘蓮邀了寶玉、瓊玉、廷輔同往柳莊小酌。廷輔要行今，席上生風，因有牙杖，即用「柳」字流觴。每人念詩一句，如「春歸柳色新」、「兩個黃鸝鳴翠柳」、「聞看兒童捉柳花」、「市橋官柳細」、「吹面不寒楊柳風」、「羌笛何須怨楊柳」、「五柳先生對門新愁」、「楊柳西風外」等句。

「柳」字流至湘蓮，一面喝酒，一面笑道：「我姓柳，最愛柳，又在多柳的地方喝酒，行的今又是『柳』。記起前月有個朋友說，他有個表妹才十三歲，填的詞最妙，近作有《詠柳四題》，很雅麗。我問他要稿子，他說改日送給我，到如今還沒有送來。那題目是：《高士門前》、《離人亭畔》、《征夫塞外》、《思婦樓頭》。這四題，恰好咱們四人分填一闕，何如呢？」廷輔道：「好極了!你一定是《征夫》，貼切之至。我做《高士》。」瓊玉道：「這個春意纏綿的《思婦》卻難做。」寶玉道：「讓我來，你做《離人》就是了。」於是杏奴鋪設文房四寶，瓊玉取幅冰紋箋寫出題來，又注《調寄揚州慢》。

寶玉的《思婦樓頭》寫道：

鶯囀長垣，蝶迷深院，玉人獨倚朱樓。訝垂楊旖旎，已青滿梢頭。最惆悵凝妝依舊，望穿南陌。空過驕驕。問徵鴻，歸去音書，到否芳洲?悶來無語，蹙蛾眉、慵展雙眸。任鉤月纖纖，斜風剪剪，都是春愁。悔殺昔時輕別，天涯客，許久淹留。歎關情簾幕，黏來飛絮成球。

湘蓮的《征夫塞外》道：

蘆管霜寒，角弓風勁，斷腸古戍徵人。感年華易逝，見官柳頻青。聽羌笛無端入怨，萬條千縷，遮盡歸程。牧沙場，嘶馬那堪、落日荒城。樹猶如此，憶臨歧、河岸橋橫。奈邊塞鴻稀，鄉關夢遠，縈念牽情。月夜怕聞刁鬥，征袍冷，又起笳聲。信桓公長歎，榮枯催老浮生。

瓊玉的《離人亭畔》道：

南浦波連，北邙茵細，彈情慾藉花眠。似重重密幄，任鶯燕頻穿。若攀折長條贈別，斷腸春去，休聽啼鶯。過郵亭，回首臨風，悵望遙天。向人婀娜，綰離愁、空自纏綿。況海角書沉，天涯騎杳，芳恨年年。極目落紅成陣，傷心色、暮靄朝煙。問章台遊客，何時攜。酒堤前?

廷輔的《高士門前》道：

彭澤風光，輞川圖畫，遠山暮色歸鴉。向東籬茅屋，問沽酒人家。漫搖曳、方塘弄影，野禽啼罷，紅片飛霞。詠王維，詩句朝煙，映帶堪誇。靜無塵雜，矮垣陰、時泊輕花。想綠鬻當門，蕭疏到閣，吟興須賒。更愛小橋流水，欹樵徑、半露還遮。每呼童多植，畦邊深蔽胡麻。

四人傳看，互相贊美。湘蓮道：「弟是直說：除拙句不算外，三兄雅葉正合孟仲季。然而友人所言伊表妹之作，據說歎豔的很多，要替他刊刻傳送，能夠瞧瞧他的稿本才好咧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有個法：就把你這朋友約來，咱們會會。再叫家下邀他妹子入了詩社，就知道了。」瓊王道：「很好。」

四人正在談論，忽見杏奴拿個手本來說：「六吉堂的頭兒知道爺們在這裡，帶著翠鳳姑娘來伺候。」湘蓮道：「他的琵琶小調兒很好，喊他來罷。」於是翠鳳進見，各人面前請過安，並坐在湘蓮之下，只見他飾麗衣華，娉婷秀媚。原來這翠鳳生成容長臉兒，美目疏眉，桃腮倩口，若列在金釵又副冊之間，可與襲人等領頰。湘蓮、寶玉、瓊玉尚不在意，惟廷輔十分鐘情，將來買為側室，此是後文。

且說酒過經巡，翠鳳撥動琵琶，鶯歌燕囀唱道：

盼佳期，無休無息。欲寄詩與詞，撩亂得我無心緒。又怕你顛倒費神思，葫蘆題。你知，我知。單圈兒我思你，雙圈兒兩下思。輕想著圈便稀，重想著圈便密。時時想著，無數連環圈得細。更有那說不盡的離情，一路圈兒圈到底。

翠鳳唱完，廷輔拿起酒來，一連喝了兩杯，說道：「唱的很好，咱們都要雙杯賀他。」湘、寶、瓊三人也如數喝了。寶玉道：「咱們今兒拳、行令都不必了，盡只唱曲喝酒。酒是一遞一杯喝，曲是各人唱一支，翠姑娘陪一支，可好麼？」翠鳳道：「爺們唱的好，只怕我陪不上。」寶玉道：「過謙了，我先唱起。」廷輔道：「我新學的一支曲子，讓我先唱。」

於是翠鳳和了琵琶，配廷輔唱道：

俏人兒睡朦朧。我合你檀口批香腮，吐吐吞吞，丸在舌尖兒上弄。愛殺你芳心未折，柳腰軟擺，叫我輕輕的送。露滴牡丹開，桃花浪湧。又要我學那蠢蟲兒般動。霎時間昏沉如醉，雲雨散巫峰。未移時，還約我重赴陽台，再整前番的夢。

廷輔唱畢，湘蓮、寶玉、瓊玉指著翠鳳合廷輔取笑了一會。寶玉道：「再是我唱了。」正待開音，賈政處突著人來找，寶玉、瓊玉二人匆匆而去。湘蓮等飲不多時也就散了。

次日又是客筵，接著大觀園連那四處園都唱燈戲，忙亂了許多天。此正是花開極盛，那知急雨相侵。一日榮禧堂中正排筵宴，忽門上慌忙來報，有旨意下。大家正在狐疑，少頃，趙堂官進來，為賈赦、賈珍被參，奉旨查抄。趙全威福行權，虧得兩王爺照應。賈赦以下諸人駭得要死，種種情節，前《紅樓夢》中已詳，茲不復贅。

寶玉、賈珍拿問之後，擬發站邊疆效力。幸賴黛玉哀求了太妃同北靖王，一力剖情保奏，暗中又得甄寶玉竭力斡旋，才得平安，仍將世襲復舊，所抄家產賞還。但抄去之物名曰給還，已耗去一半。

黛玉勸賈赦、賈珍、賈璉不必憂慮，情願照依所失之物一一補償。賈赦歎氣道：「我自己失於檢點，傾了家資，如何累及你賠償？」珍、璉二人亦說：「咱們自己的過犯，罪有應得。所去之物，惟有付之一歎。大妹妹這麼說，斷使不得。」黛玉道：「甥女自幼失了怙恃，二位舅爺、舅母即如父母一般，甥女即是女兒一樣。今兒舅舅遭此失意的事，盡甥女的孝道，理所當然。舅舅若存見外之心，那是瞧不起甥女了。往後只求舅舅常在家中養靜，得清閒之樂就是了。」賈赦垂淚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這麼孝敬我，又能婉言諫約，如金如石，我今生感激你不盡。」賈珍道：「咱們的事與大妹妹毫不相干，要償我的東西如何受得下去呢？」黛玉道：「鳳姊姊是咱們這邊的人，禍由他起，帶累大哥哥。我今代他補過，是我的好意，君子成人之美，大哥哥若不准我代他補過，是不肯成全我了。」賈珍道：「既這麼說，今我詞窮，只好愧領。」黛玉又道：「大哥哥已中年人了，往後一切，自己謹慎，好教管子姪們，要緊。」賈珍臉一紅，說道：「大妹妹以藥石之言開我茅塞，愧竊有餘，感恐不足，實在難得。」連連歎了幾聲。黛玉又對賈璉道：「二哥哥更不必推了，你的事，橫豎係嫂子大壞了你的。我合嫂子是好姊妹，代他掩飾前愆，咱們兩個人的面上，你要給個臉兒。」賈璉道：「我此時愧還愧不過來，沒有話說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才勸大哥哥的話，要自己謹慎，好教管子姪。二哥哥同大哥哥一樣就是了。」賈璉亦只唯唯而已。

賈赦道：「怎麼劈空的累你賠償兩十萬銀子，咱們心裡如何過得去？」黛玉道：「即如甥女生兩個孩子，舅舅同哥哥、姪子們派那樣重賞分。芸哥兒說得好：積十幾年，又有幾十萬的莊子了。人非木偶，這麼大的情分都不在心嗎？將來兩個孩子長大，還要重重的報效呢!」賈赦連連點頭道：「好，好!你回去歇歇罷。」黛玉退回。

賈府眾人受此大驚之後，日夜兢兢自待，凜凜自畏。一日，賈赦叫了珍、璉等眾子姪到面前，切實自怨一番，說道：「祖遺世職若鬧掉了，何以見先人於地下?外甥女一人是咱們家的吉星，從此若不人人洗心滌慮，恐怕人家笑話鬚眉男子反不如巾幗女兒。我自然有一番自警的道理，你們必需要各人自勵，不可稍存懈怠之心。」眾子姪人人唯唯，連賈環等都改過遷善了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一家過年，諸事收斂。即新年請酒，雖不冷淡，亦不是上年那等奢靡。寶玉十妾中襲人於上月雙生兩女，後因服藥受傷，得了陰腐之症，房事不便，乃妒黛玉、晴雯之報也。鴛鴦生了一男。接連玉釧也是雙生，男的息了，存下女的。秋紋、麝月各產一美女。鶯兒生了一個肥頭大耳的男孩。碧痕懷孕未久，已落下了。紫鵲又生了雙胞，也是一男一女。二月初三這日，晴雯產下一男，頭角崢嶸，眉清目秀，品格不亞於乾英，取名駢英。夏間寶釵又舉一子，方面大頭，形容魁偉，取名伯英。半載之間，寶玉添了五男六女。秋間蕙香又生一男，碧痕生一女。往後去，黛玉再未生育，寶釵同十妾各生男女數人。寶釵產後失調，得了中滿之症，三十外即故，乃陰忌黛玉之報，此是後話。

且說晴雯所生之子，每向寶玉、黛玉道：「我這個兒子到底要算婉妹妹生的，係他的骨血，我空掛虛名罷了。」又掉下淚來。黛玉道：「妹妹不可傷心。此後你們兩人不可時常替換，還是扣定一月一換，總以月朔為期。係你同二爺伴宿的那個月懷了胎算你的，他同二爺伴宿的那個月有了喜算他的，這再明白了。」晴雯道：「都係他的骨血，應算他生的為是。」黛玉道：「不然，若輪著你伴宿的那個月受了胎，雖係他的精血養成，終是你的神氣生長。非生長何由養成？這個理，我代你兩人判定了。」晴雯道：「真正奶奶的犀鑿千古不磨，當日包公不過如此。奶奶若做官審案，無有不明白的事。」以後晴雯、婉香各有兩男三女，皆黛玉一言而判也。寶玉向寶釵說：「妹妹正是……」一語未終，外面傳言：「快請二爺，有同年拜會。」寶玉匆匆出來，會晤何人何事，下回分解。